

拣瘦。

虽然电影里所谓的“应酬文化”，把商业合同与肉体交易、情感买卖混为一谈；虽然很多商业谈判在台面上不涉及直接的性交易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多数夜总会里的局，都有“下半场”。

如果仅仅为了“色”，尖东不会如此辉煌。它的核心驱动力是商业。但当时当刻，被“应酬文化”合理化的商人们，根本不会去反思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生意一定要在夜总会谈？一种灰色的商业文化存在，但存在即合理吗？

电影借由 MIMI 这个角色，无声地控诉了这一切：这种畸形的商业文化，是对女性极大的物化与剥削，也是对商业伦理的践踏。好在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这种靠“带女伴出场”来彰显信用、满足虚荣心的做法，终于被现代文明的浪潮拍死在了沙滩上。尽管仍不免有灰色地带，但“生意归生意，情欲归情欲”，恶臭的“应酬文化”，不过是“又当又立”。

不夜城为何衰落

曾几何时，尖东是个不夜城。但为什么突然衰落了？

首先不可否认的是 1997 年



上图：导演吴伟伦（前排中）携主演参加电影路演。

的亚洲金融风暴。当时，香港楼市腰斩，股市暴跌。那些习惯开 XO 不眨眼的富豪们，一夜之间资产缩水，有的甚至破了产。“鱼翅捞饭”变成了“三馕饭”（三个小菜的盒饭），夜总会这种超高消费的场所，更是首当其冲受到冲击。

此外，“北上寻欢”也是尖东夜总会衰落的原因之一。在 2014 年“莞式服务”被雷霆出击扫黄之前，东莞价格低廉的性服务曾将尖东的客源连根拔起。

而到了 2010 年前后，80 后、90 后成长起来，他们厌恶父辈那种油腻的、讲究排场的夜总会文化，更喜欢去兰桂坊“劈酒”，或者去私人包厢“唱 K”。夜总会也随之被打上了“老饼”（老土）的标签。与此同时，自由行的兴盛，让娱乐场所的业主全面将物业转租给了免税店——毕竟蜂拥而至的内地游客，并不需要夜总会，他们需要的是免税店、药妆店、金铺和奢侈品店——大富豪夜总会的原址，后来也变成

了免税店，卖起了化妆品和金饰。

《夜王》把故事放在 2012 年“大富豪”结业的临界点上讲，既是对过去的回看，也是对当下的提醒。新一代消费者的审美与生活方式变化，让夜总会文化退潮，社会结构重组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女性就业率与自我价值的提升，同样是摧毁夜总会文化的雷霆一击。

正如魏君子所言：从《九龙城寨》到《破·地狱》再到《夜王》，香港卖座片在反复书写同一个母题——繁华过尽，如何面对过去？如何破局？这是香港电影人对自身处境的隐喻式表达。

《夜王》的成功不在于它有多“新”，而在于它有多“旧”——旧到让人想起 80 年代的录像厅，旧到让人怀念那个讲情讲义的世界。但它又足够“新”——新到让 00 后代入职场，新到让女性观众看到尊重。

是啊，谁能想到，贺岁档里最让女性观众感受到被尊重的，居然会是一部以舞女、妓女、捞女为题材的电影呢？今天回望这段历史，不是为了歌颂那个物化女性、金钱至上的旧世界，而是为了看清香港这座城市是如何在欲望的洪流中，一步步完成了它的资本积累与社会转型。夜总会的灯灭了，但关于欲望与人性的故事，只要城市还在，就永远不会落幕。■

女性就业率与自我价值的提升，同样是摧毁夜总会文化的雷霆一击。